

勤學筆厄密

有易

堂居

隨筆

錄錄鳴辭箴



勤有堂隨錄

陳櫟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勤有堂隨錄及其他四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勤有堂隨錄

元 新安陳 櫟壽翁著

學者規模貴大。工夫貴密。規模不大而工夫徒密。則狹隘而無以受道之廣大。工夫不密而規模徒大。則疏略而無以造道之精微。譬如一片屋。閒架大矣。而無門無壁。是何等屋。裏面雖繪飾極好。而閒架卑陋。又何足取。

學者少年不要十分英發。如王弼注易。固自不是。然亦不易。僅二十四歲而死。晉時人只一句說得好。便見稱于世。其清虛無實也如此。

陳安卿當爲朱門第一人。看道理不差。其文字純正明暢。黃直卿、李敬子多有差處。

方虛谷自稱子方子。此習於世俗而不考古人之過也。取何休公羊傳注一看。則不敢下矣。爲趙某作翠侍題詠序。稱其人爲子趙子。他亦何敢當。朱文公只稱子周子、子張子、子程子。別稱何人。

江事天頗有見識。但平生有一件不是。見土木偶直溺之。程子謂凡有人形者。皆當敬之。豈可如此。能不信他便好了。

眞西山之學。自詞章成後。方用力於性理。

關尹子書。乃三國六朝以後人託爲之。竊老莊之近似。而雜之以術數之小巧者。其說亦有可喜者。有一

節云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老警乎少壯之說他書之所罕言人之老也智慮有昏耄之漸豈可恃其年高而忽少壯之言哉師老成此爲少者言之警少壯此爲老者言之

江古心江東漕司勸農文有云良農竭力盡分勝如士大夫文貌虛僞此語深可喜

人之情僞無限只如呂成公所謂彼之詐雖萬而不足我之誠守一而有餘又如孔子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要說先識破他

程文簡公泰之大昌窮經考古之學極高乃姪正惠公從元卓之文固善官至同知樞密

胡季隨學于朱子讀孟子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一句朱子問如何解季隨以所見對朱子以爲非且謂其讀書疏莽季隨苦思成疾要之亦不必如此且丟下在此別去理會或可因彼而明此

世俗相襲稱朱子爲文公先生繆甚文公自是謚下面如何添得先生字晦庵先生可也

今人多是外有餘而內全無虛驕輕剽若此者不可學其高於我者當學之溫良恭儉讓都要學切不可謂能動筆便自負大抵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

士不可以不宏毅作下工夫說虛谷把作氣質說誤矣

今人多就皮膚枝葉上用工雖曹宏齋亦然後來于本原上用工終不甚深厚此公天資高虛谷又是一樣宏闊之高宏齋于時文一邊見滋味深陳了翁稟天地閒純剛至正之氣躬行過於致知作詩似非

當行。

宏齋每歸休甯。其族人爭相留款。公曰。喫無錢之酒食。害有益之光陰。遂亟去。

學朱子之學。而精到似程。勿齋者甚少。此公才質鈍。只是勤。其文字頗絮煩。學問精到絮煩得好。

范稱發名起。居休甯。自號尺山老人。著井觀雜說。多不足取。姑摘其中二條于此。曰。古者有兩子我。太史

公曰。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孔子家語同辭。家語後史記出。想孔猛作家

語。王肅註家語。爲司馬遷所誤耳。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闕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恆爭寵。屬徒攻公

宮。不勝被殺。夫宰予在聖門。雖累遭訶斥。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並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

大禍。況子路及難。夫子且哭問拜弔。至于覆醢。齊之亂。夫子請討。魯論與左氏備載頗末。今子我身戕

族夷。禍逾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藐於子我哉。假使不悲其死。亦當有以責其死矣。

然則王肅受誤于孔猛。孔猛受誤於太史公。而太史公受誤于子我之名歟。班固以文直事核史遷贊

博物洽聞。劉高贊許之。在愚其敢輕訾。然尙論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柳子厚漁翁詩。漁翁夜傍西岳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南城童宗說音

註。欸音澳。乃音靄。新安張敦頤音辯。亦無異說。今按玉篇。類篇。廣韻。集韻。欸從矣從欠。倚亥反。相應聲

也。乃。曩亥反。此字之本音。語辭也。皆無澳靄音者。文簡程公演繁露。謂舟人于歌聲之外。別出一聲。以

互相其所歌。今徽嚴閒舟行。猶聞其如此。若然。則倚亥曩亥二反。正似舟人相歌之聲。又何必於篇韻

外特創二音而後爲得耳。

方虛谷文云。學者臨川而四明文也。永康而東嘉。臨川。撫州郡望。陸象山。撫州人。象山之門人。慈湖楊簡。敬仲。四明人。四明。明州慶元府也。陳亮同甫。婺州永康人。葉水心。溫州人。溫州郡望。東嘉。水心雖非同甫門人。然亦與之游從。同甫之墓。水心銘之。有云。我覺子覺。詆濂。喝洛。黃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象山之學。實流爲禪。專以覺悟訓學者。以我之覺。期子之覺。而詆斥濂溪。周子。伊洛。程子之學。有禪家呵佛罵祖意。黃榦。字直卿。李公謹。字敬子。皆朱子門人。上足能守朱子之學。而不爲象山所移者也。其間同門亦閒有所爲移者矣。水心自建康帥闔病歸。不復出。大肆力于碑銘記文。四方甚重之。陳篤勳。名耆卿。字壽老。吳荆溪。名子良。字明輔。二人皆宗水心。爲文雖奔走其後而追之。終莫能繼。此見乾淳閒有此樣學問文章。皆不以正理爲主者也。

所謂稚變而來。老化而去。天地閒萬形。皆自無而變爲有。自有而化爲無。物之稚者。自無變有而來。物之老者。自有化無而去。來。生也。至而伸也。去。死也。返而歸也。此八字括盡人物死生始終之理。

程泰之禹貢圖。不愜人意。不能使人一見了然。其所指山水地名。徒添出後來者。愈使人惑亂。可無夷堅志。乃容齋洪景廬邁。又號野處。謚文敏公。借以演史筆虛誕荒幻。明明如此。今謂莊列爲虛誕荒幻。

而廢之可乎。此二字出列子夷堅閒而志之一句。謂未嘗見其事而記之耳。夷堅。卽左傳中所謂庭堅。卽皋陶也。凡三十二志。趙興時賓退錄。述其序意甚詳。說夷堅二字亦一序。今坊中所刊。厘四五卷。後

面多有益于人不盡荒誕惜無原本

宏齋文字中屢用軼字嘗面問之云滿字之意問所從來云見人用之卻不言何人按左傳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乃車相逾過之意未見滿字之訓既未知所本不如勿用愚按軼字亦疊轍三音莊子奔軼絕塵楊子河東賦軼五帝之遐邇王褒有軼才東坡始皇扶蘇論軼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洪光弼皓中和堂記今天子紹開中興遠軼孝宣皆超過之義所謂土然而居恐只是塊然而處之意風然而休恐只是轉文其去也風休之意乃是以死字實字作活字虛字用之然大奇矣不可爲法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江古心之愛友文字有好議論惜無全篇純雅者其學不自朱子來是其天資高後來漸漸迂僻如註杜詩多說得迂晦教人費力解說可怒其人好怪父喪七年不除以此釣名

楊誠齋亦閒氣所生何可輕議其詩文有無限好語亦有不愜人意處文過奇帶輕相處蓋自莊子來程文簡公易老通言光宗喜老子此書投合光宗其強合處節去其單解老子處自好

文所以明理必明理然後能作文必講學然後能明理講學當於何下手不出乎讀六經四書而已六經非大儒不能盡通初學且先通一經四書亦當讀之有次序文公定法先大學次語次孟末及中庸今皆當按此用功精熟以看四書第一經然後讀典雅程文以則倣之又求之古文以助其文氣曉其文法雖大儒教人亦不過如此而已

論孟集註只在熟讀精思貫穿透徹而已先且要記得一部四書在我胸中不靠印本提一段首句便衝

口念得下面細字。然後卻問自得之妙。所謂自得之妙。在各人自得。談不容聲。難以語人也。

黃山谷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儕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予嘗欲隨欣然意會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入其門耶。故使後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過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閒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程斗山雪詩云。良謀雖已禽元濟。勝賞無如得李邕。誠齋雖嘗借李邕言牛尾狸。然恐不可只作如此用之。又古詩云。欲騎楊州鶴。不食武昌魚。楊州猶可上。武昌不可居。對巧意未粹。吾甥仲文詩云。雨添新水半篙綠。風減殘花幾片紅。工而妥。又梅花詩云。淡勻姑射仙人貌。清奪林逋處士魂。奪字未妥。當改作返。

嘗讀胡餘學作壽慶樓記云。文字頗細。然卻自好。大凡作文字。如裝戲然。先且說一片冷語。又時時說一段可笑之話。使人笑。末說一段大可笑者。使人笑不休。又曰。此記出宏齋後。只將仁者壽積善餘慶兩句來反覆議論。竟無一字相犯。難得。

學易居筆錄

俞鎮著

學易居筆錄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學易居筆錄

元 崇德俞 鎮伯貞著

易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故于國有不聞。于家有不見。隰朋所以事齊也。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呂端所以相宋也。獄市不擾。曹參所以佐漢也。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子儀所以有終也。察見淵魚。斯爲不祥。聰明好察。是謂近死。故曰。勿察察而明。

周尙文。殆非也。周視商則文。非尙之也。欲其實而不可也。民之質矣。以祈于鬼神。以爲其君福。豈尙文乎。先進之從寧儉之意。聖人之情可見矣。乞巧文賤巧。拙賦貴拙。舞文之誅。先賊吏。嗇夫之對。後上林。皆以挽世趨也。

張睢陽詩云。安知天地心。然張潮以天道說之。則確乎其不可奪。可謂正誼明道。不計功利者也。諸葛出師表。意亦如此。忠臣一道也。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上蔡讀史。與明道異。非必背而馳也。象山云。作文苟且。卽是不敬。程子作字時甚敬。云卽此是學。故道之與藝一理。

雞之伏卵。不至其日則戕。果之不時則不可食。故曰。化不可爲也。又曰。不可助長。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否之象曰儉德辟難。未有難也。何以言辟否之時。仕則難矣。故詩曰。孔亟且殆。漢時魏桓告其鄉人者是已。君子固不能爲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以免難也。見幾而作。明哲保身。知矣哉。

誠自不妄語始。言常失之多也。誠信訛詐。字皆從言。以此。

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計然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亦是識得陰陽消長之理。老子翕張取與皆然。其所以異于堯舜之道者。有意無意也。

百藝百窮。九十九藝空。言多則不精也。鄙語雖小。可以喻大。

紅顏多薄命。非失身。則夭若寡。自古而歎之。以爲造物者若害其美也。予獨以有人事焉。蓋有尤物。必將移人。懷璧之罪。誠難免耳。故非美而豔。則何至篡于人。而非二姬。則蠱安從生哉。此可推而知也。

樂羊爲魏將。與莊子林回之亡同意。

仲尼探元化一章。似接輿語。以幽鴻誚鳳。

崔顥孟門行言。人心之險于孟門也。

柳子行路難。以喻炎盛。至風臺露榭。則死灰不復然矣。

王仲初猛虎行。本侯景謂紹宗宇文謂賀拔意。唐太宗亦以是蓄李勣。悲夫。

楊白花。蓋惜時也。或以爲刺后德之亂。楊白人名也。

杜詩無貴賤不悲。無富貴亦足。蓋莊子榮辱立見所病之意。至罵及結繩。亦祖蒙莊。

粉蝶過牆。疑春之在鄰。而不知已皆去也。傷春之詞也。

日月籠中鳥。言一往一來。乾坤水上萍。言一依一附。以小喻大。

李杜之詩。一則玉潤得之自然。一則金精得之鍛鍊。天人之分。固較然矣。然李常自言其志。杜則有耽句而欲驚人之癖。此又其所以不同也。

秦舞陽殺人莫敢注視。及至秦庭。則變色。猶是有秦王也。

正士失之拘。通人失之詐。于魯兩生。叔孫通見之矣。兩生斥通所事。且十主。非其人。天下初定。瘡痍未起。非其時。不亦正乎。曾不思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而武城雖小。非禮不治也。見武王周公之然後大行。而不知文王之治。無二禮樂也。是其拘也。通斥兩生不達時變。用縣蕞正君臣。以革其拔劍擊柱之陋。不亦通乎。而通之意。不以輔世長民。而以希時取寵。故所就多尊君卑臣暴秦之緒。而無復關雎麟趾周官之法。是則通之詐也。

漂母以施而圖報爲恥。故怒與田疇讓爵。恥賣盧龍之塞。屠羊說辭賞。復返屠羊之肆。魯連辭金。而肆志介推逃祿而立槁。皆卓然不欺其志也。後世施恩不報。則以爲難。悲夫。

大義滅親。則以其義之至重。而不能使之無絕也。君子蓋傷之焉。管蔡。叔牙。石厚是也。若秦王滅親。以有天下。樂羊滅親。以圖功名。則是養一指而失肩背。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

程子舉漢儒近似者。以仲舒。楊雄並稱。竊惑之。子雲自不識字。安得爲儒。其可謂博學能文之士矣。

求仁得仁。非以正行也。故不見知不悔。天下非之不顧。而莊生以爲死名首陽之下也。悲夫。流芳遺臭之言。自此語誤之也。

烈士徇名。史遷以擬伯夷也。王鐵鎗諸人意皆如此。至莊生譏之以臧穀。東晉述之棄滅名教。遂有不如一杯酒之論。嗟乎。彼安知性與天道哉。

女嬃詈屈原以鯀爲喻。鯀倖直士也。謂之凶人何哉。蓋仁莫如進賢。不仁莫如媚嫉。鯀始以方命圯族見疑。竟以此敗。蓋私智自用之人。鮮不爲國大患。非不有湮水之勤。所傷多矣。堯方明目達聰。舍己以從天下之善。而鯀獨圯族自用。惡能容於休休仁人之朝也哉。

范景仁以司馬當國。不復仕。所謂善與人同。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也。其用心亦大矣。公孫述長清水。稱神明。而卒亂蜀。王安石行青苗。稱便。而卒亂天下。不可大受也。龐士元非百里才。而爲漢名臣。不可小知也。

昔人有車。以使人不敢借也。而焚其車。君子之責己蓋嚴矣。不假蓋護其短也。其責人也蓋恕矣。耳目諸竅。異學謂之漏。故養生家便液卽閉氣而祕方。便液固齒。可以已齟。皆是理也。漏且慎之。況勞神搖精之大者乎。

佛學有南頓北漸。是有二法門也。當是人品不齊。根性利鈍異爾。如三獸渡河。有難有易。河則一也。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雖荒唐之詞。而有良靜之理。

釋氏外形骸。空萬有。而先儒謂其自私自利者。何也。私其精神。故曰不滅。私其生。故曰無生。非真能空之外之也。

以盜之賊民也。以兵去之。不善爲兵者。兵反爲盜矣。盜之賊民也。小而兵之賊民也大。故曰。寧逢赤眉。毋逢大師。是民重困也。惟疾亦然。故藥不可不慎也。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志壹之動氣也。如裴晉公二宋之事是已。壽夭窮通。有一定之象。而古今所傳。延齡減算。錫福用極之事。亦時有之。而亦莫非命也。故曰。神不可知。蜂目豺聲。以成弑。熊虎豺狼。以滅宗。此氣之至駁。而性之甚蔽者也。然使商臣食我聞而亟反焉。安知其不爲有相。無心相隨心滅乎。

陰陽往來屈伸。常也。時而變焉。君子不謂之常也。釋氏輪迴。時時有之。仙人沖舉。時時有之。卒不能以易其屈伸往來之常。猶之伯有之厲。久則散焉。而儒者往往惑之。不亦誤乎。

置水于澤。久則魚生焉。盈醯于缶。久則蜎集焉。孰爲輪迴乎。長平四十萬。新安二十萬。皆輪迴何所乎。故知羊祜探環。日月偶符。皆事理或然之變耳。

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情之自然。而非有以取之也。故察淵魚。謂之不祥。寄獄市。期于不擾。不欲爲盜之主。人爾。

咸動艮靜。咸辭皆凶。艮辭皆吉。聖人主靜。君子慎動之情見矣。艮非無所爲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常感常寂。艮其輔。而曰言有序。非默而已也。

割股以事親。不知禮也。不知命也。割股而有一毫爲名之心者。其歸與吳起殺妻、樂羊食子同矣。文子舉筭庫之士。不屬其子。王猛相秦。不私其子官。非遠其子也。大而石碯之滅親。微而韓億之索杖。非不爲其子隱也。一切溺愛。任情禽犢矣。

偷兒之言曰。我入人之室。雖逐吾者千百。譴譟我。我不畏也。主人常不利焉。吾出在野。卽一二輩逐而譟我。敗矣。此可以知兵矣。賊在內。死地也。愈孤愈奮。在外。生地也。愈衆愈離。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諒哉是言。故不疑而卜。如其義也。如其道也。是無勇也。如其非義也。如其非道也。是微幸也。古今之以卜敗者多矣。非神之弗告。蓋卜之不當耳。

專直翕闢。自天地不能以常張也。可以人而不嚮晦。宴息乎。故夜居于外。弔之可也。

顏氏樂而夭。禹稷憂而壽。壽夭。天也。盡義而已。孔明不逆成敗利鈍。是也。雖然。罰二十以上。必親以觀。楊驪之苦口。司馬之傍觀。則義亦有未盡者乎。

孔子之窮。顏氏之夭。或曰。天之未定也。或曰。天之不可詰也。於是蘇子救之以天定有後之說。昌黎、禹錫著論紛如。余以爲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則治。大德不受命窮而夭。則亂。治亂命也。循環之數。不得不然。猶晝而陽明勝。夜而陰濁行。夫豈天之得已哉。四凶之於堯。猶魑魅之在晝也。三仁之於紂。猶芝蘭之被霜也。不知晝夜春秋榮悴之理。而以怨天尤人。是之謂不知命。